



工农通俗文库

三年早知道

馬 烽 著



三年早知道

馬 烽 著
沈 佛 如 盛 亮 賢 插图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(上海永嘉路25弄8
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)

开本 787×953 毫米 1/32 印张 1 7/16 字数 14 千

1963 年 8 月 第 1 版
1963 年 8 月 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

统一书号：T 10078·2186

上海市印刷五厂印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定价：(六) 0.11 元

简单的介绍

作家马烽，原名马书铭，山西孝义县人，生于一九二二年。他十五岁就参加抗日部队，在部队中长大。一九四〇年到延安进艺术学校读书，结业后，就回到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前方，做文艺工作。一九四四年开始写作，他的主要作品，长篇小说有：《吕梁英雄传》（和另一个作家西戎合写）；短篇小说有：《太阳刚刚出山》、《三年早知道》、《我的第一个上级》等。

《三年早知道》写于一九五七年十一月。小说描写了一个叫赵满囤的老中农。他是个有点小聪明、能干而又风趣的人；也是一个极端自私自利的人。在合作化高潮中，他勉强入了初级社，但是私心没有改掉，入社以后，做了许多投机取巧的事，犯了许多错误。但是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，在集体的生产和生活中，他得到很多教育和帮助，终于逐渐转变过来，成为一个能够以社为家、因公忘私、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新农民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在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，个体生产转为集体生产，经济基础变了，人的思想也要逐渐起变化；但是这些变化是长期的、曲折的和逐步深入的。象小说中写的给母猪配种一节，赵满囤贴上纸烟，误上半个劳动日，瞒着

配种手，偷偷给自己社里的母猪配了种，他自以为做了一件好事，对社（也就是对集体）有好处。却不知道这是为了小集体的利益，损害了大集体的利益，仍旧是不对的。后来转高级社，三个庄合并成一个社，母猪都集中到一块，他才认识到以前的做法“是自己搬起石头，把自己的脚砸了”。

这篇小说，虽然写的是合作化运动里的事，同今天公社化以后的农村，情形已有很大的不同，但是今天农村中还存在着两条道路的斗争，我们思想中旧的意识还需要继续不断的改造，因此这篇小说对我们仍有深刻的教育意义。

编 者

在去甄(真 zhēn)家庄的路上，我脑子里不断地胡猜乱想：离开这村里已经有四年了，这些年来村里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化？那些熟人们是否还认识我？饲养员赵大叔如今还健在吗？……

秋收已近尾声，田野里一片深秋的景色。我也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景，只是飞快地蹬(登 dēng)着自行车赶路，恨不得一下子能飞到甄家庄。

过了红豆庄，只见前边出现了一条新修的大水渠(qú)，远远看见渠堰(戾 yàn)旁有三四个人，忙忙碌碌不知在干什么。等走近了才看清原来他们在堵(dǔ)堰上的窟窿(kū long)。我推着自行车刚要上桥，忽然有个人向我高声叫道：

“哦！你是老马吧？好几年没见了。”说着朝我跑了过来，我也忙停住了脚步。

这人有四十来岁，细长个子，薄嘴唇，尖下颔。戴着一副铜腿子古式茶镜，鞋袜裤腿上溅满了泥浆。看起来有点面熟，好象在哪里见过，可是一下子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他三两步就跑到我跟前，热情地和我握手。我随口问道：“这条渠是新修的吗？”

“是啊，今天这是第一天放水。”他说，“你是到我们村里去吗？好，晚上谈。”

我一面和他握手应酬；一面脑子里仍在苦苦思索：听说话的口气象是甄家庄的。可他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了。当我下了桥，跨上自行车的时候，忽听他向其余的人说道：

“走，咱们再到东边去检查一下。我早就知道新渠不……”

下半句话没听见，可是一听“早就知道”这四个字，我猛然想起这个人来了，他是甄家庄农业社的赵满囤嘛，怪不得这么面熟呢。提起赵满囤，我想起了关

于他的好多故事，这人可真算得上是个人物！

赵满囤绰〔chuō〕号叫“三年早知道”。“三年早知道”是早年间腊月里卖的一种木板印的春牛图，因为上边附带印着三年的农历，俗称“三年早知道”。至于赵满囤为什么得了这么个绰号？其中有个缘故：

这人有点小聪明，很会理家过日子。什么事都比别人盘算的周到，干什么都吃不了亏。春天种地，他能看出今年谷子丰收还是高粱丰收；农闲做小买卖，他能看出今年贩水果能赚钱还是卖菜有利……这些估计虽然不是绝对保险，但也八九不离十。这人脑筋灵活，交游广，知道的事情也比一般老实农民多，因此常常爱在人前头卖弄卖弄。不管人们谈说什么——牛经马经^①也罢，国家大事也

① 牛经马经：养牛养马的学问经验。

罢，甚至连相面看风鉴〔见jiàn〕^①这类事，他也能插上嘴，一说一大套，好象什么事他都知道。其实也不一定，有时候是故意冒充内行，乱谄〔zōu〕乱扯蒙人，有时候也免不了露马脚闹笑话。有一年他和一些年轻小伙子们，从离村五里的红豆庄看完夜戏回来，一路上谈论《明公断》那出戏，大家都赞叹包公如何公正，如何铁面无私，他为了表示自己见多识广，忙插嘴道：“那还用说，包公要没有这两下子，唐明皇还能封他做宰〔zǎi〕相？”谁知这话被跟在后边的赵大叔听见了，赵大叔是有名的戏迷，也可以说是甄家庄的历史学家。虽然他没读过纲鉴^②，可是对什么《三国》、《水浒》、《包公案》、《五女兴唐》、《杨家将》这类历史故事，背得滚瓜烂熟。当时听了赵满囤的议论，笑着说：“嗨，真有

① 看风鉴：旧时一种迷信行为，就是看风水，造屋、落葬都要选择吉利的地方，以为这样就可以子孙兴旺、做官发财。

② 纲鉴：一种编年的历史书。

本事，把宋朝的人弄到唐朝去作宰相啦？”赵满囤一听露了馅〔陷 xiàn〕子^①，忙自我解嘲〔潮 chāo〕道：“反正唐朝离宋朝也没有多远。”

赵满囤不只是遇事爱发表“高论”，而且好象他有先见之明，一切变化都在他意料之内，一件事情办好了，他总是说：“我早就知道能弄成！”一件事情办糟了，他又说：“我早就知道闹不好！”慢慢地，“早就知道”这句话，变成他的口头语了，因此人们就送给了他那么个绰号。

“三年早知道”是甄家庄农业社最老的社员。一九五一年春天农业社刚成立时候就有赵满囤。他入社谁也没动员过，完全是自动报的名，当时村里人都觉得奇怪，谁都没想到他会报名入社。因为当时入社的八户人家，都是贫农和土改后的新中农，而他却是老中农。而且当村里酝酿〔yùn niàng〕成立农业社的时候，他到

① 露了馅子：露出马脚，暴露了真相。

处说坏话，直到八户人家开成立会的前一天，他还在街上人群里说：“亲兄弟还分家离户咧(lie)，七家八户合在一起，我看他们是找倒霉哩！”可是第二天晚上，农业社开成立会的时候他报名入社了。开头人们以为他是开玩笑，随后见他在入社申请书上按上了指印，并且把一头骡子、一头驴也拉到了公槽上，大家才相信他是真的入社了。这件事在村里议论了很久，谁也弄不清他葫芦(hú lú)里卖的什么药。后来从他老婆嘴里才弄清了这个秘密，原来他入社虽然是自报的，可不是自愿的。在农业社成立的那天上午，他接到他兄弟的一封信。他兄弟参加解放军已经好几年了。前些时就连着给他写过几封信，劝他入社。这封信的口气更硬了，信上最后写道：“如果你不入社，咱们俩分家，把我那份财产入到社里。”赵满囤接到这封信，整整苦恼了一下午，思前想后，觉得分家更不合算，她老婆和女儿



也劝说他，于是咬了咬牙狠了狠心：入！

赵满囤入了社，也给社里带来了不少麻烦。他是老社员，也是全社最落后的社员，耍奸取巧的手腕比谁都高，那些事情听起来，真叫人哭笑不得。

一开头社里分配他当饲养员，因为他对喂牲口还有点经验。抗战胜利那一年，他用三斗小米买了一头小驴驹（居jū），刚买来时还没牛犊（读dú）大，瘦得象副骨头架子。村里人都说活不了，可是他喂了不到三年，驴长得又高又壮，并且还生了一头驴驹子。后来每逢人们提起这件事，他总是得意地说：“我早就知道有这么个结果。喂牲口嘛，全凭人下辛苦咧！”他确实在这两头牲口身上下了不少辛苦，比对他小孩都耐心周到。让这样的人来当饲养员，当时大家都认为很合适，可是谁知他一上任问题就来了。社里的黑板上，曾经登过这样一首快板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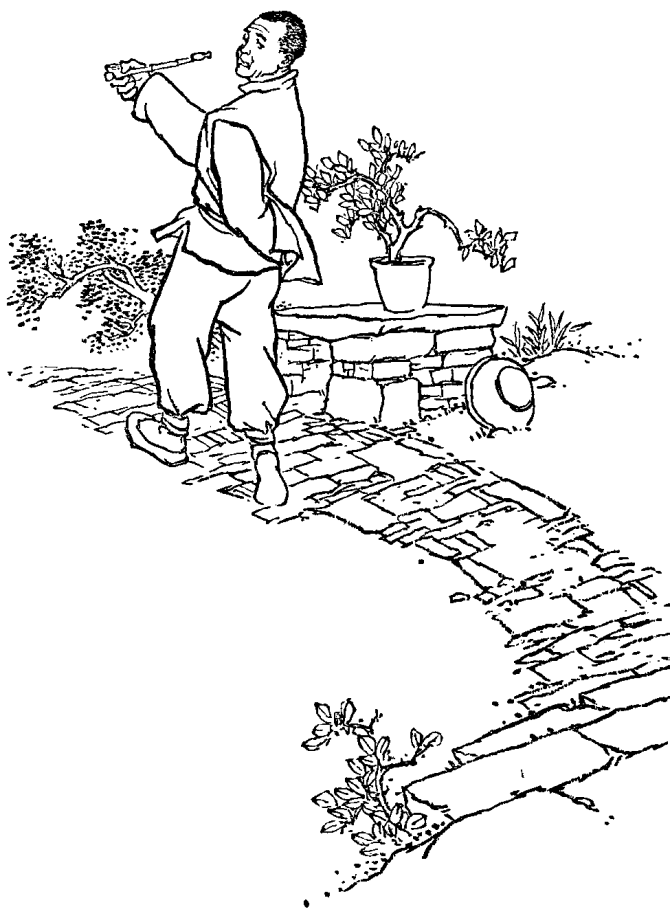
牛马驴骡同诉苦，
饲养员白赚六分五。
驢〔ní〕骡骡〔课kè〕马混槽喂，
你踢他咬乱动武。
草不筛〔shāi〕，料不煮，
半槽干草半槽土。
圈里从来不打扫，
套包破了也不补。
牲口瘦得皮包骨，
走路得把拐棍拄〔主zhǔ〕。
他的驴、骡另槽喂，
住的地方象王府。
精草精料小灶饭，
又肥又壮赛如虎。
一样牲畜两样待，
甜的甜来苦的苦。
就照这样受折磨，
不如趁早散了伙。

他喂了不到半年，社员们的意见可多了。后来社里开会把他好好批评了一顿，撤了他的职，另换了别人。把他调去赶大车，并且把他的两头牲口换去拉车。

当时人们想这下可就把他制住了。谁知这样反而对他更有利了，他趁赶着车送公粮、跑运输的机会，捎带做起小买卖来了。今天从城里带回几斤酒来，明天又从城里捎回几条烟来。路上遇到个把客人带带脚，块二八毛也就装到腰包里了。这年冬天有一回去拉炭，半路上路过个镇子，他见集上猪娃仔很便宜，他早就想买个母猪喂养，可巧这天自己没带钱，当时他竟然用社里拉炭的钱买了口小母猪，赶着空车回来了。回来后，他告诉社长说：“李家岔〔chà〕村外的桥塌了，过不去，我早就知道今天要白跑一趟。”不久这些事就给查清了。社里开了斗争会，他受了记过、撤职处分。从这以后，赵满囤就参加了田间劳动。从这以后，也就给生产队长们添了不少麻烦。关于他这方面的事，社员们曾给他编了一首快板：

赵满囤，思想坏，
劳动态度实在赖。
碰到重活装肚疼，
自留地里去种菜。
专门挑着做轻活，
不管质量只图快。
撒粪三锹〔qiao〕撒一堆，
锄过的地里草还在。
割麦丢的比收的多，
你说奇怪不奇怪。
社里庄稼种不好，
大家跟上你受害！

赵满囤挑肥拣瘦，耍奸取巧的事，说也说不完。队里也经常开会对他进行批评，可是一点事也不济。赵满囤对批评有两套办法，一套是用开玩笑顶回去：譬如大家批评他每天上地迟到，他不检讨，也不反驳〔伯 b6〕，而是嘻皮笑脸的说：“嗨！可见你们都没看过戏，从来好把式都是最后才出台哩！”另一套办法是全部包下来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他不辩解，也



不生气，总是说：“咱完全接受”。可是散了会一出门，他的话就多了：“哼！我抢工分！谁不想多赚几个劳动日？你们口口声声以社为家，为啥不白给社里劳动？！”“就是地里长金子，赚不下劳动日还不是干瞪〔凳dèng〕眼分不上！”他在全社三个生产队里都待过，哪个队也不想要他，队长们谁对他也没办法，大家叫他“头痛社员”。人们也给他编了一首快板：

“头痛社员”光说嘴，
受批评好象喝凉水。
会上满口说“接受”，
会后从来不改悔。

一九五三年秋天，我来这里还没住了三天，就听人们讲了赵满囤的好多这一类的材料。特别是饲养员赵大叔，一提起赵满囤，总是生气地说：“幸亏社里就这么个奸滑鬼，要多有几个，非把江山搅乱不可。”后来我和赵满囤渐渐熟悉了以